

佛

佛學大辭典



上海書店出版社
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



丁福保
編

佛學大辭典

上

上海書店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佛學大辭典：全2冊 / 丁福保編. —上海：上海書店出版社，2015.1

ISBN 978-7-5458-0982-4

I. ①佛… II. ①丁… III. ①佛學—詞典 IV.
①B94-61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4)第 262370 號

責任編輯 鄧小嬌
裝幀設計 鄺書徑
技術編輯 吳放

佛學大辭典(全2冊)

丁福保編

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上海書店出版社出版

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號

www.ewen.co www.shsd.com.cn

開本 850×1168 1/32 印張 104

2015 年 1 月第一版 2015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

ISBN 978-7-5458-0982-4/B·54

定價：280.00 圓

出版說明

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，起源於古印度，漢代傳入我國。佛教思想對於我國哲學、文學、藝術和民間風俗都有一定的影響。研究佛學不僅是宗教界的事情，對於研究哲學和文史工作者來說，也有必要了解和研究佛學。

丁福保編著的《佛學大辭典》，初版於一九三二年。全書共收三萬餘條辭目，內容包括佛教典籍、專著、典故、術語、名詞、名僧、史蹟等。每條辭目下均注明其類別、解釋辭義、徵引出處，重要的專名則注以梵文或巴利文。

本店影印這部大辭典時，將原書十六冊線裝本合爲精裝二冊，刪去了與本書無關的《疇隱居士自訂年譜》和《敬告注佛經之居士》，保留了三篇《自序》以及《例言》、《通檢目次》等，還附有辭目索引，以便讀者檢索。

上海書店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

佛學大辭典自序一

余平生無他嗜好。獨於古人之典籍。如種宿緣。積書都十餘萬卷。耽耽癖嗜。朝斯夕斯者。二十餘年。嘗謂儒家註經之學。漢儒尙矣。晉唐以還。漸滋鑿空。迄乎宋人。專尙義理。敝屣考據。元明諸儒。鹵莽滅裂。強附解人者居多。味闕如之義。啓師心之習。嚮壁虛造之風。自此而愈扇。求其幾於河間獻王所謂實是求事者。則如鳳毛。如麟角。藐焉僅矣。陸務觀謂著書易而註書難者。良以此耳。余自四十以後。皈依象教。發願箋註佛經。竊欲矯前賢之失。立不朽之言。上下古今。絜長量短。徵漢儒吾誰與歸。漢儒註經。皆守師說。不尙新奇。不自臆造。不爲附會。不事剽竊。不望文生義。不增字解經。不妄詆古訓。不率改經文。無騎牆之見。無固執之談。此兩漢經學所以獨絕千古也。註儒書當如此。註佛經亦何可不然。佛經譯自天竺。彼國典籍浩繁。未能盡譯。文獻無徵。像法陵替。鴻生鉅儒。日操盈尺之簡。而遇釋氏之傳典。往往有瞠目結舌。不能詮解其一字者。所以註佛經較註他書爲尤難也。余以溝猶沓儒。不揣樸味。箋註佛經十餘種。貿然行之於世。今且一再版矣。余誠不敢謂凡所箋註。盡得佛情。然據事徵典。不參末議。無悖乎漢儒經註之例。則竊敢自信者也。其註而未畢業者。有法華經及楞嚴經。此外尙擬註地藏本願經。維摩經。圓覺經。無量壽佛經。勝鬘經。金光明經。梵網經。楞伽經。華嚴經。大日經。成唯識論等數十種。預計殺青之賞。已非余個人之所能爲役矣。旣又思諸經之註。皆可單行。亦未始非節省刊費之一法。考漢初儒家之爲傳註者。皆與經別行。春秋三傳之文。不與經連。故石經書公羊傳。並無經文。至馬融爲周禮註。乃云欲省學者兩讀。

故具載本文。始以註與經合而爲一。然其後如儀禮單疏、爾雅單疏等，在趙宋時尙單行於世。今之仿宋本可覆案也。又以史部集部之註證之，亦有離原書而單行者，如司馬貞之史記索隱、沈欽韓之兩漢書補註及范石湖詩註、周壽昌之漢書註校補、孫元培之小謨觴館集註之類，其初皆單行本也。余於佛經之註，亦擷師單行之法。然經註之葉數較少者，固易爲力矣。脫欲注華嚴大日等，其功將窮年而不能竟。日月逝於上，形神衰於下。卽此發願欲註之經，在三十年內，且不易脫稿。況十二部經，浩浩大海，形有盡，願無盡。以無盡之願，入有盡之年。幻軀石火，心力難酬。味味我思之，不得不變通其例矣。爰擬一註經之簡捷法於此，選擇諸經中之專門名詞，先去其複見者，而後釋其意義，示其出處。以第一字之筆畫，分別部居，略如駢字類編，而嚴密其體例。使檢查者可一索而得之。倘此書果成，可作爲一切經之總註。余發願註經之心，庶幾而得大遂矣。正不必逐部而箋註也。余規畫既定，遂於佛書中之專門名詞，竭力搜羅。自民國紀元以來，固已積數千條，皆隨筆甄錄，先後無次。擬囑孫生繼之董理，而譯補之。顏曰佛學大辭典。然茲事體大，非更積數年之功不能成。後聞繼之將有遠行，雖挽之使留，而塵世勞勞，聚散何常。繼之縱欲竟其業，或爲他事所牽掣，深恐此願終不能償。余於是遂自任編纂之役。屏棄一切，痛自淬厲。更參以日本織田氏望月氏之佛教大辭典，若原氏之佛教辭典、藤井氏之佛教辭林等，以補舊稿之所不及。余於此書，沈面濡首，至忘寢食。据摭蒐輯，蔚爲鉅觀。崇臺非一幹，珍裘非一腋。淮陰將兵，多多益善。士行取材，竹木無遺。資料既備，始將各條裁而離之，依筆畫之繁簡而先後之，繼則依次而聯之。或聯而復離，

離而復聯。錯綜經緯，要於各歸其類，不復有衡決顛倒之爲病。蓋其事甚淆且碎，牛毛繭絲之事也。後又爲之剟其瑕礫，舉其蕭穎。歷數年之髮積，而余之佛學大辭典始潰於成。於是客有見余書者，起而謂余曰：此書也。笙簧於羣雅，殺烝於衆鑒。識大識小，亦玄亦史。莊嚴如入天府，瑰麗如入都市。大則黃鐘赤刀，弘璧琬琰；小則米鹽粟菽，竹馬睥盤。色色形形，奇奇怪怪，聞之動心，觀者駭目。舉凡東西方與佛乘有關係之學說，悉滙萃於斯。洵屬名理之淵府，心王之遊苑。蔚然爲東西大小乘元氣浩沔之一切經總註也。前之小辭典，猶小乘經，爲半字未圓之義。今之大辭典，爲滿字無欠少之義。然乎否乎？余曰：昔靈峯大師有言曰：漢宋註盛，而聖賢心法晦；如方木入圓竅也。隨機羯摩出，而律學衰；如水添乳也。指月錄盛行，而禪道壞；如鑿混沌竅也。四教儀流傳，而台宗昧；如執死方醫變症也。是書也，稱多聞備故實可矣。吾人般若體中，空空寂寂，畢竟清淨，無有一物可得。卽維摩詰經所謂善哉善哉，乃至無有文字語言，是真入不二法門也。亦卽楞伽經所謂世尊不說一字，離言說相，離分別相，離名字相也。學者苟不求教外別傳之微旨，徒執著於語言文字，自矜博雅，而適以玩物喪志而已。則當推靈峯之意而告之曰：自佛學大辭典盛行，而三藏十二部之津梁斷，八萬四千法門之鈐鍵毀矣。稗販語言文字，正如吹網欲滿，非愚卽狂。此書以世諦言之，名曰佛學大辭典；以第一義諦言之，僅可曰佛學吹網錄。烏足當涅槃經所稱滿字義哉？雖然，余註經之願於此已償，此後便當燒却毛穎，碎却端溪，兀然作一不識字之人，而專修禪淨矣。

中華人民建國之八年九月無錫丁福保仲祐識

佛學大辭典自序二

昔釋迦文佛在靈山會上拈花示衆，惟迦葉尊者破顏微笑，如來卽以正法眼藏付迦葉尊者。是名如來清淨禪，卽最上乘禪也。其道由迦葉至達摩，凡二十有八傳，方來震旦。後達摩五百年而雲門生，隨機應問，逗接來學。凡有言句，競務私記，積以成編，雖不許傳錄，而密相受授，闕之篋衍。此猶近世之所謂佛學辭典也。蓋釋氏之有辭典，實自雲門始。宋釋法英曰：後世惜其流布不廣，遂刊木以印行於時，吾少讀之，疑其書之脫誤，欲求他本較之而未暇。然吾宗印寫傳錄，率多舛謬者。蓋禪家者流，清心省事，而未嘗以文學爲意。法英之言如此，可以知禪宗有辭典之大略矣。其後有釋善卿者，宋時東越人，姓陳氏，晚號睦菴。爲開元慈惠師弟子，獵涉衆經，徧詢知識，聞一緣得一事，卽錄之於心，編之於簡，而又求諸古錄，以較其是非。積二十載，得二千四百餘條，名曰祖庭事苑，分爲八卷。（宋紹興甲戌刻本）此禪宗第二次改良之辭典也。然以今之佛學大辭典較之，則事苑爲椎輪，此編爲大輅矣。是書自一畫至三十三畫，以筆畫之簡繁爲次第。字從所統，若律呂之有元聲，類以字分，如百川之歸大壑。提綱挈領，義例粲然。部分則簡而不煩，取材則博而能要。極學林之瑋麗，爲法苑之奇觀。記曰：比事屬辭，易曰：方以類聚。今則字皆從同，而不妨於並列。事雖各別，而不至於混淆。於是乎大藏續藏萬數千卷中，怪怪奇奇之名物象數，大備於一書之中，而蔚然萃爲羣經之秀矣。嗚呼！三世如來，始於學，終於無學，胡可與博地凡夫競言不立文字，單傳心印，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之最上乘禪哉！民國八年十月中旬，無錫丁福保仲祐序。

佛學大辭典自序三

佛學大辭典，余已一再序之矣，而意猶未盡，故復爲之序曰：佛經者，其旨微，其趣深，其事溥，其寄託也遠，苟欲明其真實義者，必以通其詞爲始。詞者，積字而成之專門名詞也。名詞既通，諷詠涵濡之意義自見。否則傳會穿鑿，雖反復數千百言，不過爲摸象之譬說，庸有當乎？程伊川先生之序易曰：得其詞而不得其意者有之，未有不得其詞而能得其意者。此言誠可爲後人讀佛經者法。故欲讀如來所說之一切經者，必備此可爲一切經總註之大辭典也。佛經自後漢明帝時譯入中國，其專門名詞見於歷朝正史者，如魏書釋老志、隋書經籍志中之舍利、桑門、般涅槃、阿育王、須陀洹、斯陀含等，不下數十百條。見於宋齊梁陳隋各書及南北史者，尤指不勝屈。讀史者遇之，往往瞠目不能解。若檢此大辭典，則昧者明而惑者解矣。非唯讀史然，讀詩文集亦然。吾國歷朝所傳之別集，徵引釋典者甚夥。如徐孝穆、庾子山、王右丞、柳柳州、白香山、蘇東坡、王介甫、黃山谷、朱學士等集，則其尤也。後之作註者，雖亦於釋典名詞間附詮釋，然大率荒陋而不詳。慧業文人，苟檢此大辭典，而爲古人補註之，必能與李善之註、頭陀寺碑、述三藏十二部如瓶瀉水者，相頡頏也。又如聖敎序中之鹿苑鷲峰、多寶塔碑中之化城檀施、圭峯碑中之五戒、八戒、四諦、十二緣、六波羅蜜、四無量心、三明、六通、三十七品、十力、四無畏、十八不共法、世諦、第一義諦、玄秘塔碑中之定慧、舍利、摩頂、菩提、法種、靈山、大不思議等等，臨池家朝斯夕斯而未審其意義者何限。苟檢此大辭典，則不啻若自其口出。源源本本，如數家珍。或以此而播菩提種子，非僅免數典忘祖之譏而已。且

佛學書中之名詞。往往濫觴中土典籍。而後人多昧其所由來。如本師二字見史記樂毅傳。祖師二字見漢書丁姬傳。居士見禮記及韓非子魏管寧傳。侍者見國語及漢書。眷屬見史記樊噲傳。本作嬌長老見漢書。宰官見郭象莊子註。某甲見周禮鄭玄註及應劭漢官儀。布施見國語。供養見嵇中散集。煩惱見河上公老子註。莠字見釋名。印可見論語皇侃疏。憺怕見廣雅及子虛賦。唐捐之唐見莊子。如斯種種。未可殫述。夫古今典冊。浩如煙海。後人讀書不多。欲盡知其出處。誠爲難事。佛學大辭典乃爲之一一詳證。雖所引各書間有在釋經之後者。是爲引後明前。如李善註班固西都賦。引用蔡邕獨斷。實示其先例矣。又釋典名詞。世俗承襲誤用者。亦頗不尠。如以得某種學術之奧妙者曰三昧。而不知三昧爲正定。以傳布其所宗之道者曰行道。而不知行道爲向佛右行迴旋之敬佛儀式。以玄奘法師所譯之心經稱之曰多心經。而不知多字當屬於般若波羅蜜字之下。以羣集祖褐男女爲無遮大會。而不知其爲聚集賢聖道俗貴賤上下實行平等財法二施之法會。如此紕繆。難更僕數。大辭典乃爲之一一考覈。可以破疑團。標確解。庶盡祛其耳食沿譌之陋矣。昔宋釋贊寧有文學。洞古博物。王禹偁徐鉉有所疑。皆就質焉。徐贈以詩。有空門今日見張華之句。高僧傳曰。非博則語無所據。而雲法師務學十門。亦曰非博覽無以據。蓋古時之佛學。猶漢儒訓詁之學。雖專門授受。株守師承。而名物典故。悉求依據。其學核實而難誣。後世之冒爲禪宗者。猶後儒之空談義理。非不覃思冥會。妙悟多方。而擬議揣摩。可以臆測。其說憑虛而易駁。故心印之教既行。天下咸避難趨易。辯才無礙。語錄日增。而腹笥三藏之學。在釋家亦幾乎絕響矣。若佛子而閱

此大字典者。斯知華梵名義。言不鑿空。語有典則。則黃宗義佛者空疏妄談載籍之譏。（見答濟洞兩宗爭端書）庶可免乎。大辭典之有裨於世者如此。昔衛正叔纂禮記集說。恒病世儒勦取前人之說爲己說。曰他人著書惟恐不出於己。余此編惟恐不出於人。余不敏。竊有取於此旨。故於各專門名詞下所引諸書。無不詳其出處。此非侈摭采之博也。慮觀者莫究其所由來。默敗其嚮壁虛造之漸也。惟其中往往有一專門名詞。以所引經論有大小乘之不同而兩說各異。又有同屬一乘。而彼此所說若相矛盾者。初學於此。輒心焉疑之。雖然。何疑爲。試以儒書爲喻。魯史非亦有所見異詞。所聞異詞。所傳聞又異詞之說乎。昔鄭康成註論語哀而不傷。讀哀如字。箋詩則改哀爲衷。而答劉炎云。論語註人間行久。不復定以遺後。又註坊記引燕燕詩以爲定姜之詩。而答吳橫云。記註已行。不復改之。可見古人著述。無妨彼此兼明。不必改從畫一。況乎如來一音演說。衆生隨類各解。仁者見仁。智者見智。如來不過因病與藥耳。故金剛經曰。無有定法如來可說。若各守宗派。互相水火。則其戾於大道圓融之愔。不已甚乎。編者資性禿昧。不能強記。丹鉛塗勒。心勤形瘁。捃摭典籍。積有年所。闢福田之菑畚。作有學之塗徑。洗專已抱殘之陋。滙羣學詳說之資。郭璞有言。可以博物不惑。多識於草木鳥獸之名者。莫近於爾雅。吾於此書之於佛乘也亦云。然全書浩博。讐對非易。通人譌筆。俗儒踵謬。自漢以來。兩者均不能免。如以典爲與。以陶爲陰。見劉歆七略。叟書作更。見蔡邕明堂論。六朝隋唐。譌謬輩出。以豐同豐。將束作宋。見李陽冰書。若顏氏家訓所載文子爲學。言反爲變等俗字。凡數十見。是編卷帙既繁。雖數四校勘。而魯魚亥豕。自愧未盡。昔王引之先

生校正康熙字典訛誤二千五百八十八條。作攷證三十卷。余亦希同志剋其瑕而正其誤。印須有願。翹足踈之。嗚呼。莊子有言。小夫之知。敝精神於蹇淺。韓子云。注爾雅蟲魚者非磊落人。若有以此相誚者。則余無以自解矣。無錫丁福保仲祐甫識。

佛學大辭典例言

丁福保

一 總論

凡編書必先定凡例。凡例既定，其書乃有條理可觀。試以儒家之書證之，左傳中言凡者，皆凡例也。易乾坤二卦，用九用六者，亦凡例也。唐修晉書，敬播令狐德棻之徒，先定凡例，使秉筆者遵用之。劉子元史通序例篇云：史之有例，猶國之有法。例之爲體，自左傳後中絕。自干寶凡例起，而後人承之。雖短長各見，要皆自出條理云云。隋書魏澹傳，所著魏書條例一卷，詳密足傳於後。此外如易略例、春秋釋例、纂例等，皆凡例之單行者也。傳注之家，尤嚴於用例。如左、公、穀、何休、王弼、虞翻、杜預，皆先立一例，不得有所出入，卽以佛經而論，先序分、次正宗分、次流通分。其首句必冠以如是我聞，一時佛在某處與某某等，亦佛經之凡例也。余編纂佛學大辭典，多至三百餘萬言，若無精密之體例爲之範圍，必如亂絲之不可爬疏，狂流之不可障遏。此余所以據微文末義，平日所誦習者，聊取證於往訓以爲法。非敢云發凡起例也。

二 編纂之例

考吾國編纂辭書之法，略分數種。有以音韻分類者，始於周彥倫之四聲切韻，至佩文韻府而大備。自東韻至洽韻，爲部一百有六，法非不善。然欲強學者辨某字收在某韻，某字數韻互收，實爲難事。又有以偏旁分類者，始於許叔重之說文解字，至康熙字典而大備。自子集至亥集，爲部二百十四，如哭字向收日部，今則改爲火部。隸字向收隶部，今則改爲雨部。穎穎穎穎四字，向收頁部，今則改爲水、火、禾、木四部。法

非不善、然欲強學者盡爲小學家、詳悉古人製字之意、辨某字宜歸某部、亦是非易。故本書不取以音定字之法、亦不取以形定字之法、惟參用明陳禹謨駢志類編、有清欽定駢字類編之例、反覆推勘、使檢查者力求便易。依各名辭第一字及第二字筆畫之多寡分類而排列之。字之筆畫、自一畫至三十三畫而止。本書即因之而分爲三十三部。庶幾學者檢查時可無辨韻辨偏旁之苦。

本書大抵先用簡單語言、表明各條專名之意旨。再引經論或古德之著述、通人之筆錄、及詩歌等以博證之。此猶經籍纂詁、先列本訓本義、而以經史諸子引於其後也。

吾國幅員遼闊、方言隨處而異。所以吳楚失於輕、燕趙失於重。宋程子說秦隴則去聲爲入、梁益則平聲似

去。隋陸法言廣韻序北人不識盱眙、南人不識盩厔。熊安生河朔人、其反切多北音。陸德明吳縣人、其音釋多南

音。荀子每言案、楚詞每言羌、均屬楚音。公羊子之傳春秋、鄭康成之注三禮、類多齊語。是皆足以證方言

之不能從同也。佛經譯自天竺、譯者因方隅之隔、時代之異、往往同一梵文、而譯音之別名、遂多至不可

勝數。蓋不能操一舌以齊萬喙也。本書將各種別名悉載備數。如般若又作班若、波若鉢若般羅若鉢刺

羅嫌是也、而各別名亦按筆畫之多寡分載於本書之索引、如班若波若鉢若般羅若鉢刺若鉢若般羅若鉢刺

備載於索引是也、以便檢查。又重要之專名下、間有附以西文、西文後附一梵字、則爲梵語之省文。附一巴字、則

爲巴利語之省文。而可知其西文即爲梵巴二語之對音也。

各名詞下所引用之書、大抵用其略名。省篇幅也。例如玄應所著之一切經音義、省曰玄應音義。慧琳所

著之一切經音義。省曰慧琳音義。希麟所著之續一切經音義。省曰希麟音義。又如大毗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疏。省曰大日經疏。或單曰大疏。大方廣佛華嚴經疏。辭典中亦常省作大疏。學者以意求之可也。又如異部宗輪論。省曰宗輪論。均以最普通之略名揭出之。夫書名之不用全名。而用略名者。儒家已開其例。如尙書大傳稱書大傳。大戴禮記稱大戴記。逸周書稱周書。白虎通德論稱白虎通。風俗通義稱風俗通。世說新語稱世說。淮南鴻烈解稱淮南子。呂氏春秋有十二記。八覽。六論。而省曰呂覽。佛書之用略名。非是我作古也。學者如有見其略名而欲知其全名者。可依略名之筆畫在本書檢查之。其全名卽詳注於略名之下。

凡述古人之言。必當引其立言之人。古人又述古人。則兩引之。昔李涪刊誤演繁露所引諸書。必著名某篇某卷。令觀者易於檢校。陳厚耀等仿之。足以矯明人杜撰之弊。姚之駟後漢書補遺。不著所出之書。使讀者無從考證。余蕭客古經解鈎沈。一一各著其所出之書。並倣資暇集。龍龕手鑑之例。兼著其書之卷第。以示有徵。此皆可以取法者。故本書嚴守此例。凡引經論等。必載明其卷數。

本書所引之經論。間有因原文過長。未能全載者。則刪節之。而於所節處。用中略二字書於括弧中表示之。或撮其要義著之於篇。而於句末注見於某書某卷。竊謂古人引書。用其意而約略其詞者甚多。孟子左傳。史記。莊子。周秦諸子皆然。非如後人之記舊文不全。妄以臆見改竄。以貽誤閱者也。

本書採用之疏論。除支那撰述外。又多採用日本人著作。其間以關於密教者爲尤多。蓋以日本佛教。流自中土。頗有撰述。足資闡發玄旨者不少。而密教又自明以來。中土久絕。僅行於日本。故採用之。以期吾

國再有如善無畏、一行、不空等者出、昌而明之。

真言種子、本屬梵文、而各種真言、原用譯音、然有不可不載梵文者、則必載其梵文之原形。

結印誦咒、或結壇誦咒、其壇式及手印、最爲緊要。本書述壇式甚詳。於手印則一一作圖、附於卷首。

古來經論之有注釋者不少。如金剛經之注釋、現存者幾及百家。心經亦然。他如楞嚴、法華、起信論、唯識

論等、注者亦多。本書將注疏家之書名、咸備載於某經某論條下。其注疏之最著名者、則別列專條。

凡通俗相傳之語、有關於佛教者、如燒香、行香、喫素、朝山、齋僧、七七、百日、寄庫、血污、池柱、死城、望鄉、臺孟、婆神、鄧都城、廠八粥、坐餓、關抱佛脚、唐僧、取經、達摩、渡江、十殿、閻王等、

有無關於佛教、而世上往往因佛教而牽連及之者、如甲馬、紙錢、冥寶、抽籤、城隍、土地、瘟神、門神、此二類、

雖傳自俗語、而一一皆有出處。今亦詳著於篇、閱之可免數典忘祖之誚。

水經注、注中有注、用小字夾寫、汲古閣三國志注、亦間如此。惟本書文字過小、不能用雙行小注。故凡遇

小注、則用括弧之號以別之。

三 用符號之例

凡一名辭之上下方、加粗線括弧之符號、以代墨匡、其旁則附以圓黑點。(如【八萬四千法門】)是醒眉目也。

凡一名辭有與同類之辭相關聯者、則以同類之名辭、附屬於後、而名辭之旁不附圓黑點、而附之以圈。

(如【聲緣二乘】附於二乘之後是)或以同類之事、列爲一表、總以易於了解爲宗旨。

各名辭之門類、均注明於各條之下。其門類有名數、術語、地名、天名、界名、人名、譬喻、佛名、菩薩、羅漢、異類、

真言、修法、儀式、職位、傳說、故事、印名、種子、經名、書名、流派、寺名、堂塔、動物植物、雜語、雜名等。外加細線括弧之符號。（如（術語）是）

意斷爲章、語斷爲句。章句之學，發自子夏。後漢書徐防傳章者明也。積句成章，所以明段落也。本書所引經論等文，其首尾卽爲一段落，皆用勾股之符號。（如說文曰「一切普也」是）以醒眉目。此亦古人章句之遺意。且亦斷章取義之微旨也。

本書每條專名之下，所引各種經論及各家學說，或大小乘殊途，或各宗派不同，往往有不能一致者，則每一別解，皆用又字以識之。而又字之四周，則圍之以方墨匡，以醒眉目。（如因是）

古人刻書，皆無句讀。然窮鄉後進，往往有指義未通，不免以破句相授受者。昔班氏漢書初出，當時如大儒馬融至，執贄於曹大家，請授句讀。韓昌黎上兵部李侍郎書，亦有反覆乎句讀之論。古人之重視句讀也如此。至趙宋紹興初，九經監本及建大字本始仿館閣校書式，從旁加圈點。今此書並師其例。每條皆熟思詳考，務期句讀分明，使學者開卷瞭然。然顏祕監之注漢書，胡景參之注資治通鑑，亦間有破句，而失兩書之本旨者。況後人學識精神，遠出二公之下者哉。惟有不執己見，隨時改正，斯可矣。

四 檢查之例

本書既分三十三部，而每部之字，其多者數逾二千，檢閱亦難。故特編索引一冊，部居整然，罔有凌替。閱者欲檢某名辭，卽以其第一字之畫數，先檢索引，知在本書中某頁之上層或中層下層，一索卽得。猶正